



# 《康巴周末》：让文化有了呼吸

## ——《甘孜日报》周刊专题研讨会侧记



《甘孜日报》周刊专题研讨会全景

■ 本报见习记者 唐闻文/图

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新媒体融合成为我国媒体发展的大趋势，互联网思维成为经营媒体关键词。

2014年9月28日至9月29日，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在本次会议上，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成为共识。

2014年10月15日，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会议提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在互联网时代，在媒体涌现的年代，在推动

民族文化大发展、新闻媒体大改革、文艺工作大发展的重要关头，针对这三大新趋势，不少党报党刊等传统媒体思谋改革。

2014年10月21日，第二十届全国省市区党报总编辑夜班工作研讨会举行，来自全国31家省市区党报的总编辑及《新闻战线》、《中国记者》等相关负责人参会。2014年11月27日，由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主办、大众报业集团承办的首届中国报业集团高层座谈会召开。两次座谈会围绕壮大主流舆论、深化改革、产业发展、媒体融合以及坚持党报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等话题，交流经验，探索出路。

在新时代、新形势下，《甘孜日报》面临着以报纸为平台，进一步建设大众精神家园，并在此前提下实现自身的发展，发挥党报在民族地区应有的引领和担当等挑战。作为民族地区的党报，《甘孜日报》迅速反应，与各行各业的代表通气，了解大

家对报纸的期待和需求，于1月6日至7日，召开为期两天的培训会，一天的研讨会。

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经过几代报人的探索，在坚持办副刊、开门办副刊的传统下，《甘孜日报》形成了独立副刊、自己的品牌专刊《康巴周末》，也形成了定时出版《记者文丛》、《作者文丛》的报业文化。《康巴周末》的“雪花”和“五色海”栏目为康巴地区培养了大量作家、专家、读者，成为了他们展示自己才华的舞台。这些，共同构建、呵护着属于康巴这片土地的一方精神家园。

参会者中有60后、70后、80后，还有90后，他们中有人从事专业新闻研究，是知名学者；有人是专业作家；有人是文学新人；有的是宣传系统里的骨干；有的刚刚加入新闻写作的队伍；有人来自教师队伍；有人来自基层一线甚至边远乡镇。

与往年相比，此次参与研讨会的研究人员突破了州、县范围，拓展到了省一级；同时，随着《康巴周末》影响力的扩大，此次研讨会也打破了专家学者的身份限制，将参会者扩展到了基层。来自州旅游局的彭剑君、康定县宣传部的刘金元第一次参加研讨会，他们倾吐着自己的心声。彭剑君说自己从《甘孜日报》副刊发稿起步，被社会认可，从一般科员进入了现在的副县岗位；刘金元说自己的写作启蒙于《甘孜日报》副刊，并从此走上了写作的道路，逐渐成长为一名宣传系统的骨干。

彭剑君和刘金元都非常关心本土文化的挖掘问题。

彭剑君说《康巴周末》的影响力超出了自己的认知，在州外、省外，不仅藏学专家和学者，很多对康巴感兴趣的人都是通过《康巴周末》认知甘孜。彭剑君认为在互联网时代，副刊是一种态度，《甘孜日报》要坚持和发扬办副刊的传统。

刘金元认为《康巴周末》不仅是自己的精神食粮，还是珍贵的文献。他们希望《康巴周末》能够借助互联网、各种新媒体，召开多样化的交流活动，让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康巴文化的传承中来。

来自丹巴城区小学的杨全富说，《康巴周末》是自己作家梦的起点。他说，在校园里，很多老师和学生都喜欢看《康巴周末》，了解的传统媒体人至深，在学生和老师中产生了共鸣。他希望《康巴周末》继续用更多美好的故事感染更多的读者。

另一些参会人员不仅通过《甘孜日报》副刊走上写作道路，他们中有一些人甚至成为了专业作家。

我州作家尹向东说，打开《甘孜日报》、《康巴周末》这一页是活的，它培养了许多的人，每一个写字的人对《甘孜日报》副刊充满了感情，《康巴周末》梳理、展现了甘孜州文化，文字和内容都是活生生的，让文化有了呼吸。不管在什么时候，作为地域性报纸，它的特点非常明显的时候，一定是有帮助的。

我州诗人欧阳美书说，甘孜州最大的优势是文化，《康巴周末》是把甘孜州、把时代对接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是必须的。“康巴”这个地域完全可以看做非遗，《康巴周末》可以从这个方面，更深入探索和思考办报的问题。

我州作家达真认为，《康巴周末》对历史文化挖掘很好，坚守传统，在互联网时代，怎样把“康巴文

化”带给80及90后，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研讨会上，另一些首次参加研讨会的代表表示，《康巴周末》不仅吸引了写作爱好者、作家们的目光，越来越多的人对《康巴周末》有了更多的期待。

来自甘孜县宣传部的余应琼说，现在，县上的老师和有文化的人很喜欢看《康巴周末》，他们读了文章后，对本地的历史人文有恍然大悟之感。同时，余应琼也表示，另一部人则希望《康巴周末》除了介绍、梳理、展现康巴地区的文化外，可以适当介绍更多不同的文化及思想，更加开阔读者的眼界。

来自泸定县宣传部的罗楚凯则希望，《康巴周末》应挑起培养更多年轻文化研究者的担子，为康巴文化的研究和发展集聚人才，为地方上文化的挖掘和传承培养接班人，避免将来出现人才断档的问题。

在随后的研讨环节，来自省内新闻领域的专家雷健、刘为民及州委宣传部副部长王丹对《康巴周末》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就办报的一些专业问题与大家进行了交流。

1月6日，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在互联网时代，在新媒体崛起的时代，坚持传统才能立足时代潮流，《康巴周末》有着独一无二的办刊传统与传统文化优势，与新媒体取长补短是长远发展之道。大家祝愿，《康巴周末》成为“我的，我们的《康巴周末》”。



大会发言一角。



## 五色海·特刊 第729期

# 他在色彩世界里仰望故乡

(上接第一版)

在金矿上，目睹工人的现状，康东真切地知道了什么是不平等，现实中的悲剧深深印在了少年康东的心灵深处。10个月后，告别玉科金矿，康东踏上了回校读书的旅程，他要去寻找不同于金矿生活的梦想。在他身后，康藏高原上的风让人不寒而栗，故乡留给康东的是一幅并不协调的画面：美丽的风光下，不幸的人们在艰难地活着。

离开故乡，康东心中掩埋着无法言说的沉重。

后来，因为金矿没有医疗条件，康东的父亲因一次感冒去世，至死也没有实现自己的黄金梦。随后一年，康东的母亲也因病离世。父母以及更多的人梦断金场，这件事给康东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他痛彻心扉地感到，故乡不改变现状便没有出路，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不改变自己，也无法改变命运。

随后的日子里，在内地，在学校里，在革命的号召下，康东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学生运动，并最终加入战斗剧社文工团参军入伍，成为一名文艺兵。昌都战役结束后，康东随部队慰问团进入藏区，慰问部队，帮助当地群众组织人民政府；康东耳闻目睹，亲身经历了康藏高原上新旧时代的巨大变化。

联想到过去在金矿的所见所闻，康东意识到，自己有责任用手中的画笔，来记录康藏高原上一个重要的历史瞬间。康东把涉及藏区的很多大事都画成了作品，内容涉及军民关系、部队修路等等，这些作品相继发表在《西南画报》、《人民画报》、《新华日报》。

康东的另一些作品则反映康区的风土人情，带着新生的喜悦，康东从各个角度表现藏区人民的新生活。

当年康东离开玉科草原，离开康区，一切都是灰色和冰冷的，在无望的世界里，人卑微如蝼蚁。再度站在高原，无论是康东还是脚下的大地都经历了一次深刻的改变，凝视这片如初生的朝阳般明媚的大地，康东思绪万千，他看到了苏醒的草原，看到了真正站立在蓝天下的牧人和牛群。

康东的家里，记者有幸看到了他当年前往玉科草原寻找父亲和母亲时，用素描的方式表现的草原和

金矿上人们的生活。在这本康老珍藏的画册里，自然风光的美丽迷人，与人们艰难困苦的生活如此不协调，画面上，人们的表情凝重而深沉，没有阳光灿烂的笑容，也没有绝望中的歇斯底里。

而在1950年，康东创作的另一幅描绘康藏自然风光的作品中，康区的草原、天空、牛群成为了表现的主题，画面上的色彩明亮、安静、协调，处处透着积极、热情的情绪，这幅作品与素描画册中凝重的草原和风景形成鲜明的对比。

康东说，自己画康区的风物人情，没有任何猎奇的心态，康区是自己的故乡，每一种色彩都寄托着自己的情感，凝结着自己的经历、家的记忆以及对康区这片土地的理解。康东说，康区美丽的自然风光孕育了淳朴的人们，传递着自然、健康的人性，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把这片土地在新的时代中迸发的美丽表现出来。

康藏高原自然、健康的人性美很快通过康东的一幅幅作品，走出了雪域高原，并迅速获得了人们的青睐和认可。六十年代初，康东创作的版画《藏族牧歌》参加全国版画展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康东反映康区风情的国画《藏族风情》曾在中日建交十周年展览中获金奖。2007年，康东应邀在澳大利亚悉尼举办《康东中国画展》，赢得悉尼观众特别是悉尼华人的高度赞赏。

如今，康东的康区情结被女儿继承。

迄今为止，康东的女儿刘小东，这位在北京长大的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美术系的女子已先后数次走进稻城、道孚、丹巴等地，继续追寻父亲记忆中的家园，寻觅父亲精神世界里那片孕育着自然、健康人性的土地。

结束采访的时候，康东告诉记者，自己仍在不断寻找与康区相关的新题材进行创作，现在，在康老创作的康区作品系列里又增加了一些“新面孔”，康东说，自己会继续画下去。

对康东，这个88岁的老人而言，故乡康定是一幅永不褪色的油画，想家的时候，他会继续在色彩的世界里追忆高原上的似水年华，品味那片土地在精神上带给他的丰盈和富足，仿佛一个伫立在星空下的少年，仰望灿烂的星河。

# 在侗族过大年

■ 李健儿

在贵州的东南部有个原始而浪漫的地方，这里的人们与大自然和谐共生，重复着不变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节拍。他们用歌声交流情感；用热情和淳朴留住远方的客人；用勤劳和智慧经营生活。这就是梦幻般的侗族之乡——黎平。

在辞旧迎新的时刻，我和几个朋友相约离开城市，来到那片满是美妙歌声的翠绿群山之间寻找最原始的侗家村寨，去体验侗乡人最质朴的生活，感受别样新年的气息。

在侗族过年的时候，寨与寨之间经常

会集体相互拜年，这种集体做客的活动又叫月贺。每次月贺，寨子里会派出数以千计的青少年，组成歌队和芦笙队，涌到其它寨子去贺年。而主寨的要率领本寨的男青年，吹着芦笙放着鞭炮盛装迎接。这个时候，姑娘们则以歌拦路，双方一问一答交流感情。享受着这最高的礼遇，我感觉心里美滋滋的。

过年时，侗族还有另外一项迎宾习俗，就是踩歌堂。踩歌堂是侗族人在节庆和结伴交往时的娱乐活动。宾主手拉手围成圈，唱着节奏明快的歌曲，伴着旋律，绕圈舞步。踩歌堂象征着阖家团圆和睦，被人们称为是“东方的圆舞曲”。侗族人以

歌记录着历史，传承着文化，抒发情感，他们把美好的生活编进歌中，一代一代的传唱下去。

鞭炮声和侗家歌声，带来了别样的新年气息。侗家人常说侗族的歌养心，侗族的饭养身。虽说侗歌还没听够，但在村民的带领下，我们还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品尝一下地地道道的侗家年夜饭。听说，这里的美食，最大的特点就是原生态。

他们把木板架摆在地上当餐桌款待客人，这种宴席叫做“长桌饭”。这是侗族人在过年的时候，独特的待客方式。在席间，吃了一通特别奇怪的菜——牛瘪。侗族人认为牛瘪是牛肚子里的宝贝，其实就是牛

胃里的草，混着牛胃液的东西。侗族人都爱吃，据说它还有健胃消食的作用。

在过年的餐桌上，年轻的小女孩会唱敬酒歌给大家敬酒，即使你是不胜酒力的人，听着这热情洋溢的歌声，也会盛情难却。同桌的村民说，敬酒歌中最后的吆喝声最特别，吆喝声越大越长，表明主人对客人越喜爱。虽然我听不懂歌词的含义，体会着如清泉般的歌声，对我们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感受着新年不一样的热情气氛。

夕阳西下，村民默默地把我们送出村寨，希望下次的相聚，在期待中能够实现……

# 古人也放假也有黄金周

■ 孙继兰

又是一个假期到来。现在我们有法定节假日、公休假、长假，那么古代的人是怎么放假的？

其实在古代，放假也不比现在少，而且名目稀奇古怪，官员甚至还有“洗澡假”。历史学者、民俗学家、上海书店出版社编完颜绍元分析古代的节假日发现，唐宋时代是古代最舍得放长假的朝代。不仅动不动就放7天长假，而且每年的节假日累计起来超过50天！

两汉时官员放“洗澡假”

完颜绍元表示，“做公人”定时休假的制度，先秦及秦时已有。《史记·高祖本纪》说，刘邦任秦朝亭长时，“常告归之田”，是说刘邦虽然大小也算是一个基层干部而并不脱产，亦利用休假干点农活。到西汉建国，这个制度也得到继承。上起台省，下至番夫，各级官吏都能享受制度规定的节假日和公休。

但这时候放假的假还很少，从史料记载看，两汉的节假日，大多只有冬至和夏至两节。《太平御览》卷二八引《续汉书·礼仪志》曰：“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视政，择吉辰而后省事。”是说自冬至日起，百官放假，要另选吉日开衙办公。《汉书·薛宣传》称薛宣传任左冯翊即首都卫星城市市长时，“及日至休吏，贼曹掾扶独不肯休，坐曹治事”。贼曹掾相当于后世

的治安科长，过节时放弃休假，主动值班，但薛宣劝导他回家过冬至节，和家人团圆，而且说的冬至的内容，就同今天的过春节差不多。而且汉代时夏至也放假。

除了冬、夏至两节之外，另有定时的公休，相当于今天的星期日。完颜绍元表示，《太平御览》卷六三引《汉书》：“汉律，吏五日得一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汉代规则是五日一休，又因为那时候官吏都要住在机关，一般机关又缺公共浴室，所以公休又称“洗沐”或“沐休”，意思是放假回家去洗个澡。

据《资治通鉴》记载，凡办公地点在皇宫内的官吏，须一旬才得一休。此外，如太学里的学生，军队中的将士，也都享有休假，但居家离学校或营地太远，不可能当天往返，所以这个假期就得以五日一休累积折算。当官而住家不在本地的，也是如此。

南北朝时就开始轮休

轮流沐休或同时放假，不同的公休方式皆有利弊。历史上不少突发事件，都可以从这个视角来重新观照。

节假日以外，其余的五日一休或十日一沐，多是采用“番休”即轮流沐休的方式，并不妨碍正常的公事运转。完颜绍元表示，如汉武帝临终，大将军霍光与左将军上官桀同受遗诏辅少主昭帝，“(霍)光每沐沐出，(上官)桀常代光入决事”。也就是说，霍光虽然回家沐休，但行政中枢不能休息，于是二把手代一把手决策。

过节谁值班？欺负新同事

完颜绍元表示，唐代的公休制度有了新的面貌。唐代官员十日一沐的制度已经确立；凡遇旬假，照例是从朝廷到百司全都停止办公，不再像汉魏时的轮休，即部分官员沐休而行政体系照样运转。旬休的时间，一般都定在旬尾，即十日、二十日和三十日。日本汉学家池田温曾对《唐大诏令集》中写明日期的诏令作过统计，发现在这三个日子发出的诏令明显比其他时间为少，就是旬休的缘故。不过发得少不等于没发，旬休时虽然百司都不对外办公，但为了应对紧急情况，都要安排好值班。《南部新书》追述唐代御史台的值班制度说，凡新入台省的官员，照例都是“节假值五日，谓之‘伏豹值’；(其他)百司州县初授官，陪值者皆有此名”。可知各级衙门逢节假日公休都要安排专人值班，而且多欺负新来的同事。

唐朝每年节假日超过50天

唐宋时代因定节假日最多。完颜绍元表示，与汉魏时仅有冬至、夏至两个节假日相比，唐代节假日制度的又一变化，就是随

着传统时令年节系列的渐趋完整和定型，公休之外的节日放假大量增加。

这个系列中多为民间传统节日，其中“正月晦日”至德宗时改为二月一日，称中和节，与三月三日的上巳及九月九日的重阳合称三令节。四月八日原为佛教中的佛诞日，可能是武则天信奉佛教的缘故，也被纳入国定假日。其后唐玄宗奉道教，说老聃是唐朝始祖，于是将二月十五定为道诞日，也给假一天。玄宗开元十七年起，又把当朝皇帝的生日命为千秋节(后改天长节、天成地节)，“著之甲令，布于天下，咸令休假”，初假三日，肃宗时改一日；而寒食通清明的假日则由四日延长到七日。据此统计，每年的节假日超过五十天。

由于唐代官员多享有职田，还有不少人是官僚地主，为方便大家料理各自的农田事务，唐制又规定每年的五月和九月，各给官员“田假”十五天与“授衣假”十五天。加上每月三日旬休，总计唐代官员每年的节假日与公休近一百二十天，除少数节日如元正、冬至、千秋节等，照例应参加朝贺、团拜等机关集体庆典活动外，其余都可以自由安排。而所有这些节假日、旬休、以及田假、授衣假等，国子监和州县官学的诸生，均得一体享受。

节日中国